

封面装帧设计 ● 韦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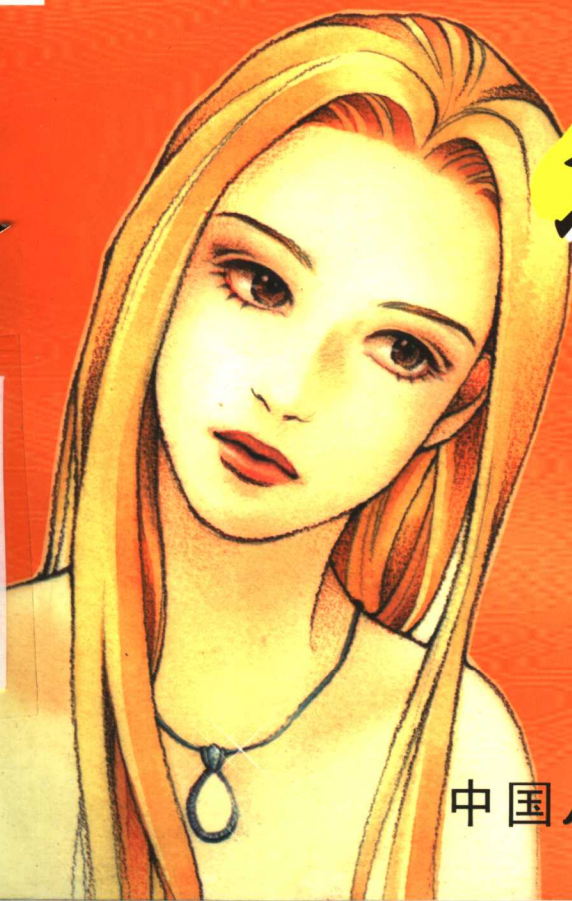
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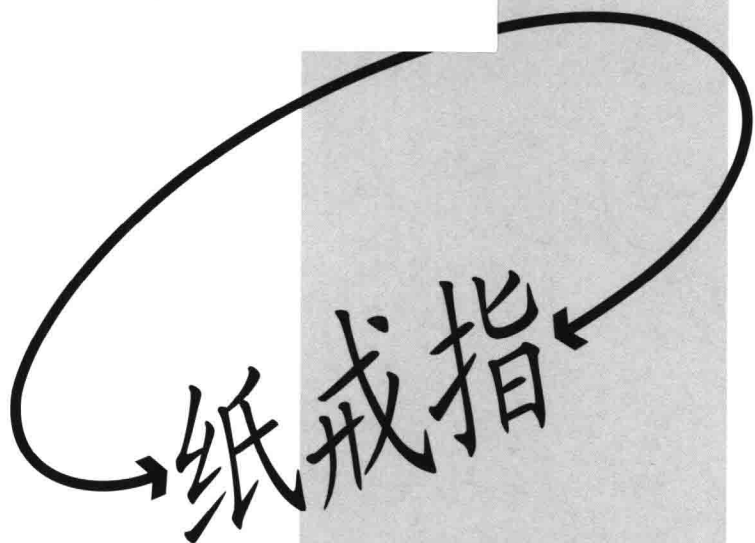
戒

扣

韦伊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纸戒指

■ 韦 伊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戒指/韦伊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7

ISBN 7-5057-1822-3/I.474

I. 纸… II. 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44504号

书名	纸戒指
作者	韦 伊
责任编辑	黄志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社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 1/32
版次	2002年8月 第1版
印次	2002年7月 杭州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822-3/I.474
定价	19.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韦伊，1979年出生于浙江景宁，现居杭州。本书是作者继长篇小说《咖啡情人》后新推的长篇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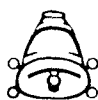


1

“去吧，不然上班该迟到了。”她坐在位置上朝我挥了一下手势，表情恢复了以往对我的平淡。一缕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落在她憔悴的面容和头顶上。几根银白色的头发因为太阳光线的照射在黑发丛中发着格外惹眼的光亮。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发现母亲真的已经老了……



纸
戒
指



事情发生的有些突然！我望着母亲那张绝望幽怨的脸，不敢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更不敢相信父亲——一个堂堂的政府官员，竟然会为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打工妹而提出和母亲离婚！

“怎么会这样？爸怎么可以这样对您？”我有些同情地看着母亲，更为父亲的作为感到愤怒。记忆中父母虽然不是相敬如宾，但毕竟夫妻一场，几十年都一起走过来了，事情怎么会是今天这样的局面？

“乐儿，妈是不是真的……很老……很难看了……”母亲的声音很低。她难过地望着我，眼睛里已经盈满了泪水。她轻轻地仰了仰下巴，正努力地不让眼泪掉出来。

我的心痛了起来。不能否认，母亲早已经是昨日黄花。毕竟快五十岁的女人，再昂贵的胭脂水粉都已经遮掩不住她日益老去的面容。在这一点上女人是悲哀的。有一句很老的俗话：女人十八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虽然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把三十几岁的已婚少妇归类于最有魅力的女人年龄阶段。但是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和生理上的老化只会让她们越来越没有信心。

正是因为这样，身边很多女性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就常常有人问起：你要嫁老男还是嫁少男？而大多数女人们都认为要嫁老男。先不是说比自己年纪大的男人会如何懂得体贴和照顾女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女人们对自己容颜消逝的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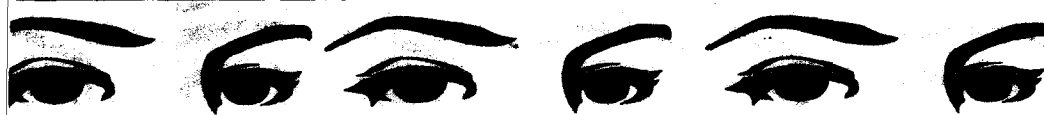
没有信心。她们往往希望等到老公因为成熟而越来越有男人魅力的时候，自己仍然是一个青春可人的美少女！但是，真正能抓住男人心的真的只有青春美貌吗？我想不是，他们不会因为女人美丽而永远忠于你，也不会因为女人没有美丽而永远背弃你。我想对于很多有婚外情的男人而言，让他们心动的是那种偷情时的快感吧！

“不！不会！”我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她。但我知道她今天来找我，并非是要和我讨论她脸上有几条皱纹。况且就算她脸上有再多的皱纹，我相信那也不应该是父亲提出离婚的原因。

从小到大，父亲一直疼我如手心里的宝贝肉。母亲虽然没有明说，但她这次主动来找我，肯定是希望我能回家和父亲好好谈谈，也许她认为父亲会听我的劝说而改变决定。

人家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在我们家里却是我和父亲之间的感情更为深厚一些。母亲在我出生没多久就离开我和父亲去了外地工作。她在那时候算得上是个女强人，是一个纺织厂的厂长。一直到我七岁那年，她经营的厂子因效益不好而关闭，她才回到我和父亲身边担起相夫教子的责任。

早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在电话里她一反常态地说有点事情想和我商量。我当时就纳闷儿，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约我商量事情。我和母亲的关系很奇怪，她平时对我的态度虽然不是很冷淡，但是在我的学习上、生活上她都很少关心我。



她也从不打骂我，却又一直对我爱理不理。平时在家里我对她说话更是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在我们之间就是缺少那种母女的感觉。其实两个人一直没有什么冲突，可更多的时候，我们却像是合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

这次她为什么会主动打电话约我？趁着午休时间，我到了母亲在电话里说的这家咖啡馆，这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下午一点，我得赶回单位。在走出店门口前，我回头看了母亲一眼。

“去吧，不然上班该迟到了。”她坐在位置上朝我挥了一下手势，表情恢复了以往对我的平淡。一缕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落在她憔悴的面容和头顶上。几根银白色的头发因为太阳光线的照射在黑发丛中发着格外惹眼的光亮。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发现母亲真的已经老了。

我点了点头，走出了咖啡馆。

咖啡馆的对面是我就职的写字楼。写字楼的五楼有几间很大的排演厅和几间办公室，那是我工作的地方。两年前我在省里一所艺术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间舞美艺术中心工作。当初父亲有意安排我在一家国企单位上班，而我却执意要到这家舞美艺术中心来。

这是专门为一些热爱舞蹈及声乐艺术的人开设的培训中心。我带了两个班级，成人芭蕾和少儿舞蹈班。平日里看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我仿佛自己身上的责任在无形中更重大了！





下班后我回到家里，母亲并没有在家。父亲正系着花格子围裙在张罗着饭菜，十足是现代版的好男人！他是个很顾家的男人，也是家里的顶梁柱。看着父亲的样子，我真的无法相信父亲竟然也会在外面做出那样的事情来。

“回来了？”父亲从厨房里端着一碗汤走出来。

“嗯。”我应了一声，弯着腰在门口换上拖鞋，然后在饭桌前坐了下来，“妈呢？”

“你妈说要去看看一个老姐妹，今天不回来吃饭了。”父亲把做好的饭菜从厨房里端了出来，慈祥地微笑着。说他慈祥或者是不恰当的，父亲看上去明显比母亲年轻很多。这也难怪，母亲足足年长了父亲三岁。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当年正是媒人的这句话，双方的父母都笑歪了嘴。再加上两家人门当户对，婚事也就一拍即成了。

今天母亲借故不回来吃晚饭，准是希望我能在这时候好好和父亲谈谈，“太心急了一点儿吧！”我心里想着，嘴里咕哝了一句。

“你在嘀咕什么？”父亲在边上坐下，解下围裙拿起了筷子。

“爸……你……你是不是……是不是要和妈离婚？”要拐弯抹角也需要开场白，实在想不出该找什么样的借口来挑起话题，我干脆来了个单刀直入。

父亲的身子似乎是震了一下，他停下手中的筷子，“是你妈告诉你的吗？”他没有抬头。

“为什么？”我接着问，语气开始有些激动。



父亲不说话。

纸
戒
指

“你回答我，这是为什么？”我轻吼了起来，虽然我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懂！”父亲重新动起了筷子，并往我碗里夹着菜，“你不是喜欢吃红烧鱼吗？尝尝！爸特意给你做的！”他在刻意地避开话题。



“为什么？”我不打算放弃我的追问，“爸，你爱我吗？”

“这么大了还问这种傻话！爸当然爱你！”他顾自吃着饭，没有抬头看我。

“那你也爱妈妈？”

“嗯……这个……”似乎是欲言又止，“年纪一大把了，还说这个！”他表情不自然地往自己碗里夹着菜。

“可你更爱外面那个女人！对吗？”我的语气极度不满，甚至有些讥讽。

“这也是你妈告诉你的？”父亲的表情开始难看，语气也变得激烈了起来，“我说了大人的事情你不懂！”他把筷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你刚才还在说我长大了。我怎么不懂？好，就算我再不懂事我也知道一个美满完整的家庭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你倒好……”一直以来听厌了女人为了金钱不惜青春和干枯的老头睡在一张床上的故事。我真心地希望父亲可以及时回头，“你以为外面那些女人真的爱你吗？她只是看上你的钱！爸！你醒醒！”



“乐儿！”父亲严厉地喝住了我，“你怎么这样对你的父亲说话，连一点儿做女儿的样子都没有！”

“太可笑了，你认为你那就是做父亲的样子吗？”我冷笑地哼了一声，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严厉地骂过我。二十几年下来他很少对我生气，而我也习惯在父亲生气的时候一声不吭地扮着乖乖女。可是今天他为了外面的一个女人对我动怒，我感到委屈极了，眼泪随着就掉了出来。

“你……太不像话了！”父亲并不理会我的眼泪。他愤怒地瞪了我几秒钟，紧接着是一声“砰”的关门声，他走进了卧房，看着关紧的房门我半晌都没敢再出声。

母亲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回到了家里，她开门进来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从外面开门进来一脸热切地看着我，满心等我开口告诉她一个“好消息”。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无能为力，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进了自己的卧室。

本来一直担心因为自己过于直接的责问，会让父亲去怪罪甚至迁怒于母亲。可事实上却没有听到他们的争吵声，甚至没有相互的招呼声。整夜都是一片死寂！

我躺在床上，一直不能入睡。想着是不是该想个婉转一点的办法来改变父亲的决定。我不知道父母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几十年下来，虽然也经常听到他们吵架，但也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且每次吵完了还是一如既往的过日子。生活平淡自然，应该早已经习惯！



纸戒指



2

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再次的不期而遇，我们开始频频约会……



周末的傍晚，无数的灯火在城市的腑脏升了起来……
晚上七点，我坐在经常来的一家咖啡馆里等着我的男
友。

他叫蒲斯南，认识他的时候我二十三岁，他二十六
岁。

那是去年春天一个周末的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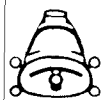
西湖边的柳叶桃花沾着露珠似的雨点，晶莹地透着亮。
整个西湖在一片细雨中雾气缭绕……

雨纷飞。我喜欢的就是这细雨中的西湖。

正独自漫步时，却有一把雨伞挡在了我的头顶。我惊
异地回过头去：一个男孩正冲着我绅士般地微笑着。对他
的好意我有些哭笑不得，我想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好
意正打断了眼前这位小姐细雨独步的雅兴。

我只得笑着对他道了声谢谢。

“小姐好兴致！雨西湖的确是最美的！”他看了看我，
又转头看着正飘飞的细雨，“不过要是淋感冒了，那可就得
不偿失了。”他的声音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好听很
有磁性，听了让人感觉舒服。我暗想如此迷人的声音要是能
配上一张俊脸的话就更迷人了。我不禁多看了几眼眼前的男
人：温文尔雅，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很浓的书卷气。在少女
时代，我曾经幻想过自己未来的男友，应该就是他这种文质
彬彬的乖男孩的样子。



在打量他的同时，为了不露声色我对他微笑地说了声谢谢，弄得他有些无所适从。这时候雨大了起来，他光想着为我遮雨，他的鞋子和右肩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他的头发上也沾满了雨水，湿湿地贴在额头的一边，看上去有些狼狈。他似乎也感觉到了，“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这样吧，我们一起到附近的茶馆先避一下雨，怎么样？”他显得有些尴尬，不过依旧保持着绅士的微笑。

我觉得他有点唐突。不过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眼前的人不像是一个找借口泡妞的男人，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真诚。

我们一起在西湖边的茶馆里坐到了黄昏。

有一句没一句，不深不浅的话题。我们聊着各自的工作，聊着一些似懂非懂的哲学。其实我们说的话都不多，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只是静静地看着玻璃窗外的雨，然后对视，彼此都带着一种礼貌性质的微笑。在谈话中我知道他的名字叫蒲斯南，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其实我听过他主持的节目，所以刚才初听到他的声音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我还是装出一副平淡的样子，“我很少听广播。”我记得他当时有些尴尬，那表情竟像一个害羞的少年。

暮色悄近，“我该回去了，”我说，“谢谢你的茶！”他看了看窗外，雨已经停了，“我也该走了！”

我们说着再见走出了茶馆。他在茶馆门口叫住了我，问我的名字。

“我叫童乐儿！”我上出租车的时候转过头去对他浅浅



地微笑着。

记得大学时候的好朋友阿惠，那时就经常建议女生们在雨天里到西湖边走走，“或许，那里有一朵你生命中的玫瑰等着你去摘呢！”因为这个，自从恋爱以后我认定我们最初的相遇是一个无比浪漫的爱情故事的开始。而西湖的浪漫似乎是与细雨、还有传说中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有着必定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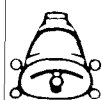
我总是想：这样的相遇注定我们会相守一生！

“怎么？来得比我还早！”蒲斯南推开店门走了过来，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下，打断了我对我们初识的回忆，他挥手向侍应生要了杯咖啡。

我和蒲斯南再次的邂逅，是那个浪漫雨天的一个月以后——

那天我一个人无聊的在街上闲逛。在银泰百货前临时搭建的台子上，我又再次见到了他。他正和他的电台的同事一起主持着他的现场节目。我站在天桥上远远地看到并认出了他。斯南那天穿着一件蓝色的纯棉质T恤和一条蓝色的运动休闲裤，头上还戴了一顶黑色的耐克鸭舌帽，看上去斯文而帅气。

我挤进了人群，他看见我时的表情是惊喜的，眼睛里闪着单纯的快乐。斯南朝我做了个“很快就好，等我一下！”的动作继续主持着节目。随着斯南惊喜的目光，看



台下有很多女孩盯了盯我，她们大概都是斯南的忠实听众。在这些目光里我看到了猜疑和嫉妒，我想这些女孩里面或许有他的暗恋者！

其实自上次的雨天邂逅后，我经常 would 去听斯南的晚间节目。我喜欢他主持的是一个叫“往事如风”的情感节目。节目以播放一些听众来稿，或者是从身边从杂志上发现的一些小故事为主，期间也开通热线电话和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可能是节目需要，在这个时候斯南的声音总是变得温柔而略带忧伤。完全不像他现在和另外一个叫古古的女搭档一起主持的午间节目“音乐快卖”。

或许单纯的忧郁才是他的本色。好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再次的不期而遇，我们开始频频约会，我们开始恋爱了。

我和斯南一直相处得很愉快。两个月前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里，算是上门了。母亲并不关心我和什么男人在一起，父亲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斯南看上是这样懂事，体贴和孝顺，能讨长辈的欢喜。

“你也没有迟到啊！”我拉回思绪对斯南说。细长的咖啡馆走廊亮着朦胧的灯光，温柔地映照着情人们愉快的脸。

“昨晚没睡好吗？”他关切地看着我问，“你看上去气色不好！”

“很难看吗？”掏出化妆镜我仔细地端详起自己。虽然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已经例外地给自己化了个精致的淡